上海之念

郁钧剑

今天又要离开上海了。为了赶早班飞机,六点刚过,就出酒店的大门了。天上落着小雨,淅淅沥沥的,让人更增添了不少的离愁别绪。我每次来上海都有一种“回”的兴奋,而每次离开上海,又总有一种“去”的愁绪。毕竟除了生养我的桂林、谋生活的北京,以及“老家”南通之外,上海,便是唯一留下过我少年成长痕迹的地方;也是我祖父祖母、叔公姑婆、孃孃舅舅等一众亲人终老逝去的地方;还是我父母同辈人中目前尚健在的妹妹妹夫、我的小姨姨父生活的地方。上海,怎能叫我不念它?

这次来上海,有点“有意”地多住了两日,有点无意地把“念它”又增添了几分。

这次来上海,是在虹桥机场下的飞机,从虹桥机场往城里、去浦东基本上都是要走延安路高架桥的。以往呢,也就是有意无意地、有闲无闲地随便看着那熟悉的延安路两旁的延安饭店、上海展览中心等一晃而过。这些高楼大厦在五六十年前少年的我的眼里都是庞然大物呢,而这次依然从桥上走过时,竟第一次突然觉得它们怎么都变得这么矮小了,都“龟缩”在了这高架桥的下面。哦,这也竟让我第一次突然感到自己不也正是在日益地“龟缩”吗?真是时光不饶人啊!

这次来上海,天一直有雨,停停落落地下着小雨。前天站在下榻的位于静安区的瑞吉酒店门前淅淅沥沥的小雨里,我就突然间想到了1978年也是在一个落雨天,我在这附近的一条弄堂中,敲开了“咽音”大师林俊卿大夫的房门,拜请他教授我“拉舌头”“掐喉器”“推下巴”的咽音技法,一种被认为是“机械”训练的,但实际上是行之有效的训练声带机能,解决增大音量、增宽音域、增强音质的歌唱训练方法。更使我想到了我第一次到上海演唱,在徐家汇的万体馆,主办方临时非要我加唱一首当时很风靡的流行歌曲《三月里的小雨》。因为是临时学唱的呀,不熟呀,一上场一紧张一哆嗦,糟糕啦,把歌词里的“三月里的小雨,淅淅沥沥下个不停”的“淅淅沥沥”多唱出了好几个“沥沥沥沥”,这下子万体馆轰动了!欢呼声直接掀顶。第二天,主办方坚持要我按头晚唱错了的、唱多了“淅沥”的版本唱,说今晚很多观众就是为听这个错版来的!

一晃四十多年过去了。想起四五十年前在上海那两场“雨”中的故事,感悟到一个人一生要经历多少风风雨雨啊,做人如果不知道、不懂得“龟缩”才怪?!

今早仍旧站在这淅淅沥沥的小雨里,突然又想起了不远处不是有个“静安公园”吗?哎呀,前些日子就一直惦记着如果再来上海,一定要去那里聆听一次一个叫罗小罗的歌手的“街头”演唱。遗憾的是忘了,今早才想起他。关于他的精彩故事,百度上有呢。他经常唱的那首歌《祝你一路顺风》,大家不妨一听。

我把他推荐给大家,因为他也是发生在我的“上海之念”里的故事,他也让我念想起了我在他的这个年纪,也唱过《三月里的小雨》这样的歌去谋生活。还有很“亲近”的一点,他也出生在桂林,是个“上海桂林人”呢。

杨振宁先生的一封来信

赵柱家

2005年冬天的一个星期天上午,我像往常一样又来逛太原南宫旧书市场。

在一个不起眼的书摊前,我的手指掠过一排泛黄的旧书,最终停在一册1973年第10期《人民画报》上。翻开脆弱的纸页,时光仿佛倒流——毛泽东主席会见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博士的消息与照片赫然眼前。那些泛黄的页面不仅是纸,更是时间的化石。我想,杨振宁先生或许没有这期记录着他重要时刻的普通画报。

一种难以名状的冲动涌上心头。我提笔给杨先生写了一封信,将这本《人民画报》连同我购买的《杨振宁文录》一并寄往清华大学校长办公室,恳请转呈已回清华大学工作的杨振宁先生。寄出挂号信的那一刻,我并未奢求回音。毕竟,杨先生是享誉世界的科学大师,日理万机;而我,不过是黄土高原上一个普通的读书人。

然而,奇迹发生了。信寄出不久,我竟收到了杨先生的回信——更准确地说,是我寄去的那本《杨振宁文录》被寄了回来。在书的扉页上,杨先生用钢笔写下了短短两行字:

赵柱家先生:

这本书编得还不错。

杨振宁

二〇〇六年元月

我摩挲着那几行字,墨迹清晰,笔触从容。这是杨振宁先生的亲笔信啊!一位站在人类智慧巅峰的科学家,竟然如此认真地回应了一个普通读者的冒昧打扰。杨振宁先生是杨-米尔斯理论的创立者,先生的方程塑造了当代物理学的基本面貌。这封信虽只有寥寥数语,却让我看到了他平凡而温暖的一面。

这封写在书页上的短信,成了我藏书中最珍贵的签名本。每当我翻开这本书,不仅读到杨先生的科学思想与人文思考,更读到一种难得的品格——谦和。在科学的星空中,先生是璀璨的星辰;在人间烟火里,先生却如此平易近人。这份谦和,不是刻意为之的礼貌,而是历经沧桑后的通透,是站在知识巅峰后反而更加明白个体渺小的清醒。

杨先生晚年选择回到清华园,将生命最后的能量奉献给祖国的科学教育事业。先生在清华园里接待来访者,与学生交谈,为年轻一代指点迷津。

这本有着杨先生亲笔信的书,从此成为我书房中的至宝。它不仅是一部著作,更是一段跨越身份与地位的人文佳话的见证。杨先生在书中讨论的对称与破缺、物理与美学、东方与西方,都因这封信而变得更加生动可触。

2025年10月18日12时00分,杨先生走了,享年103岁。消息传来,我再次翻开这本珍贵的书,凝视着那熟悉的笔迹,泪水模糊了视线。

杨振宁先生的一封来信,很短,只有三句话;很长,足以温暖我的一生。

和草莓的距离

默音

第一次遇见草莓,依稀记得是在小学老师家的院子。我们一群初中生坐在客厅外面的走廊喝茶聊天,老师说院子里种着草莓,还没到果季。带着锯齿的卵形叶让人想起更为常见的蛇莓。上世纪九十年代,云南县城售卖的水果中没有草莓,泡泡糖有士多啤梨味,而我不知道它们是同一种东西。

到上海念书,草莓开始偶尔闪现于日常。家里很少买,因为贵。那时的草莓尚未经过后来的品种改良,个头更小一些,酸味重,用现在的标准看算是果味充沛。夏天常吃的雪糕有一种叫三色糕,草莓味的一格带着含糊的香精味儿,我总是先把它吃掉,将喜爱的巧克力口味留到最后。要再过若干年,自己有收入,才会在特别馋的时候买哈根达斯的草莓冰激凌,那似乎是对草莓味的提升和浓缩,或者该说是还原了我对草莓的想象。

第一次去东京是出差,忙完工作,日本同事带我逛原宿。我对街头时尚视而不见,眼睛全盯着吃食。排队买可丽饼,看见卖草莓的摊子,又走不动了。已吃得很饱,于是选了最简单的,一串四颗草莓,每颗淋了半截巧克力酱。一百六十日元一串,折合人民币十元出头,那时候深圳一份盖浇饭也只要十四五元。日本同事惊笑道,好贵!现在回想,那一串是极为普通的草莓,风味不够,靠淋酱支撑。但在年轻的好奇的口腔里,它迸射出浮华的热闹滋味。

如今我们来到靠物流撑起便利的时代,在江南也可吃到产自云南或丹东的草莓。草莓仍然是水果当中偏贵的,也不是每次都能买到好的。有些草莓长得像画一样,吃起来却寡淡。

去年深秋搬家到苏州郊外,和上海青浦隔一条马路。草莓园冬天在卖菜,我怀着少许期待,等到了春天刚上市的草莓,一吃,感觉平平,不如在附近农贸市场买的。尽管如此,朋友来玩,还是安排了草莓采摘活动。一进大棚,就被草莓的香气环绕。朋友们快乐地且摘且吃,说,好甜!我怕拉肚子,谨慎地尝了,发现和上个月的滋味完全不同。草莓到了成熟的季节。而且它确实是美丽的水果,珠宝般闪亮的红色莓果周围有纤巧的绿叶,以及尚未变成果实的小白花,仿佛是童话的背景。

摘草莓可以看出朋友们的性格,有人贪看草莓的美,最后只摘了几枚;有人猛摘猛吃,彰显采摘的人类本能;也有人忙着找长得奇怪的草莓。草莓园主人说,形状畸形的草莓是因为蜜蜂传粉的时候下雨,传粉不匀。他在大棚里养了中华蜜蜂,我有些好奇草莓花蜜的滋味。

连续接待几批朋友,我吃了大量的草莓,还做了远比哈根达斯美味的草莓冰激凌。和草莓园的距离只隔一条街,幸福的同时也有些过载,觉得今年春天的草莓就到这里吧。

榉木有亲

西厍

星辰绿地不大,却种了不少榉木、榔榆和朴树。春秋两季,这同科异属的三兄弟都具丰仪,或新绿送凉,或流金赠暖,很合我心。

都是吉祥树,是木质坚韧的“硬骨头”树,在乡村,堂前屋后随处可见它们的身影,是被农人寄予希望的好树种——打家具、造房子、筑桥梁,都有用。春天,可借其渐浓的荫翳庇护一家晚炊;冬天,可锯下过密的枝梢喂养一夕灶火。

榉树的吉祥都在它的谐音中:传说有秀才之妇为了鼓励数度落榜的夫君,在石头上种下一棵榉树,居然成活。出人意料的“硬石种榉”,大大助力了秀才夫君的“心理建设”,果然一朝“应试中举”。这流传至今的木石奇缘,寄托着古人美好的祈愿。榉树生长健旺,树形秀挺,长寿祥瑞,不但是良材,皮、叶还可入药。民间流传“前榉后朴”等说法,足见国人喜植榉木良有以也。

而我喜欢榉树,只是单纯喜欢它朴素的美。在一首诗里我写过它秋天的样子:在秋天,它以一笔明亮的褐红成为秋色赋中出挑的旋律/它有秀挺的风仪/坚硬细腻的质地也能从灰白皮色上/轻易窥得。它几乎为一首赞美诗准备了/所有美德……/它几乎就是一部音乐在秋天奏鸣……而在春天,榉树却显得出奇谦逊,简直算得上文质彬彬,像一滴湖水浑融于阔大的绿……我所表达的,纯粹是一厢情愿的喜欢。

榆树为国人所钟意,大抵也是因为其自带的“好口彩”:扁圆的果实像串成串的古钱,俗称“榆钱(余钱)”。手头有余钱,大概是无论哪个时代的人们都抱有的朴素愿望吧?何况榆钱可食,食物匮乏时可以充饥,食物充足时亦是时令野蔬。

榆树古老。《诗经》中有“山有枢,隰有榆”的句子(《山有枢》),《汉乐府》也有“天上何所有,历历种白榆”的句子(《陇西行》)。不一而足。唐以下,更有“初唐四杰”之一王勃、状元施肩吾等留下不少脍炙人口的榆钱诗。由此可见古人之爱榆,于诗为盛。

尤喜榆科榆属中的榔榆。它呈不规则鳞状的灰白色皮上常见斑斑“锈迹”,是很有些雅致的自然配色。“……在向未知的植物学/低头亲近的过程中/我确认自己的无知是多么不可原谅/‘榔榆学’,这我所私自命名的……这美丽冠形所拥有的穹隆/和它在秋风中变红的细密树叶/多么像一座教堂和它/接引阳光进入神圣空间的彩色玻璃……”多年前,我把初识榔榆的心路历程写在一首诗里。

那么关于朴树,榉树的另一同科异属的兄弟,我又知道些什么?

明代张羽的《古朴树歌》说它“斧斤不死”,足见其坚韧;又说它“丧乱见太平”,是历史变迁的见证。《诗经·大雅·棫朴》中,朴树(棫朴)又被赋予了政治与道德寓意:“芃芃棫朴”,既是贤人众多之喻,也有国家兴盛的象征。可见朴树、榉树和榆树,早已成了一种文化符号,深镌于浩如烟海的文学典籍和国人的文化基因中。

作为后人,我们浸淫于传统久矣,自然就对这些风神独具的树木形成了不可轻易改变的情感与文化认同。不过,我还是常常想回到更单纯,甚至更原始的认知状态——在忠实于普遍的情感、文化认同之前,还是先忠实于自己的感官认知吧:作为榆科朴属植物,它兄弟众多/是沉默的大多数……/它亲近村落,看家护院,荫庇乡村生活/和众多兄弟一样籍籍无名……

在植物世界里,榉木有亲。它们一起在春风里返青,一起在秋雨中“冶金”,一起光合叶绿素,一起在迎送日月星辰的此起彼落中铸就密致的年轮。

飞马 赵宗彪 作

欸乃曲(双调)

丙午迎春

何积石

花气推窗凝了神,山歌犹许梦成真。情深莫说事如幻,格物相从风在听。

无复吟来时洗尘,寻香芳径马逢春。扶摇不负世间味,便与梅花同美文。

在AI世界里,守住热气腾腾的生活日记

水 姐

得到App创始人罗振宇最近开始高频更新他的视频日记。在视频中,他提到曾采访过著名作家马伯庸。马老师从2025年元旦开始,坚持每天写日记,记录一天的所见所思。

马伯庸擅长利用坐地铁、火车等碎片时间观察路人,根据对方的穿着、神态,在脑海中为这些人编织故事。这些旅途中的偶遇细节,被他悉数录入笔端。这其实是一场主动的“大脑重塑”训练。虽然很多记录未必会直接进入小说,但这种持续的捕捉与思考,让马伯庸在创作时,灵感能够如泉涌般随取随用。

罗振宇借此呼应了一个深刻的观点:详细记录自己的生活,是普通人提升自我最便宜,也是最有效的路径。这种记录能对抗大脑天生的“欺骗性”,通过制造一道“冷峻的目光”,让我们得以旁观并审视自己的生活。

他们在对谈中,还提到著名编剧刘恒为郭晓东新书写的序言:在AI时代,人类最后剩下的领地,就是“写自己的见闻”和“记录自己的故事”。AI可以批量编织剧本、拼接小说,但它永远无法替代个人独特的生命历程与实感体验。比如,AI可以瞬间生成一万个关于“疲惫”的形容词,但它永远无法拥有那一刻你鼻尖嗅到的硝烟味,更无法复刻你内心那一瞬间的颤动。

AI是全人类知识的最大公约数。你问它“什么是幸福”,它吐出的是几亿个网页脱水后的平均值。AI有逻辑,但没有痛感。而活生生的生活,是由无数个不可复制、具象且带有体温的瞬间组成的。这才是AI无法入侵的私域。

作为一名一年出版一本书的作家,我深知:创作绝非无中生有,而是对生活痛楚的精细打磨和升华。2020年,我大概是在财经大号上持续更新、用苏东坡精神疗愈大众的第一批人。在媒体传播中,最核心的能力便是敏锐地、持续地感受社会心理的微妙标签,那也是在日子里训练的直觉。

后来,我遭遇意外骨折与车祸,也是在那些至暗时刻,我借由辛弃疾的“体力”与“心力”双重力量,完成了自我的疗愈与重建。记录,的确是一条低成本的“翻身之路”,翻完身,书也写成了。

从2023年1月起,我开启了一场属于自己的“生命实验”:每天泛读一本书,写下读后感并拍成视频日志,不间断地坚持了1000天。我也认识像知弥老师那样的画家,坚持每天画一幅画。我们这些人,其实都在努力采集着生命与灵感的日月精华。

最近我也开始尝试用视频日志记录生活。它为何能成为个人生活的护城河?因为AI的本质是“投喂”与“模拟”,吐出的是没有痛感的标准答案。

我在2月28日的视频日志里写道:中东疯了,世界疯了。然而,即便世界不疯,生活的无常也依然是常态。有位高校才俊,1月31日的朋友圈还在晒娃,笑称要把写对联的任务交给下一代,可没过多久,噩耗传来,生命戛然而止,才47岁。而我,也曾有过遭遇意外后的失忆经历。

我们可能意识不到,若干年后回望,这些历史性时刻之下,普通人的生命维度正在发生何等剧烈的变迁。

这便是我坚持记录的意义——在这纷繁的世界里,保持对万物的爱、细微的观察以及深刻的留恋。

十日谈

今天你还写日记吗

责编:郭 影

我悄悄收起了日记,关闭了多情,回到了讲台前,带着我的笑容和殷殷期许。请看明日本栏。